

THE OVERALL HISTORY OF CHINA THE OVERALL HISTORY OF CHINA

全史
中國

总主编
张弘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国全史

纪 传 卷

(第四册)

总 主 编 张弘苑

本卷主编 高 磊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薛仁贵

薛仁贵（614—683），唐代名将。名礼。绛州龙门（今山西河津）人，骁勇善骑射。

贞观末，仁贵应募从军。唐军攻高句丽，在安市城（今辽宁海城南）阻击援军时，著白衣陷阵，太宗嘉其骁勇，擢授游击将军。迁右领军中郎将。显庆中，仁贵辅助铁方道总管程名振经略辽东，屡破高句丽、契丹军，因功授左武卫将军。龙朔二年（662）击铁勒于天山（今杭爱山），发3矢射杀3人，敌夺气请降。

乾封初，仁贵击高丽，克平壤，率兵留守，拜检校安东都护。咸亨元年（670）吐蕃进扰，高宗以薛仁贵为逻安道行军大总管，郭待封为副，率兵出击，遭吐蕃军截击，輜重全部损失，薛仁贵被迫与吐蕃约合而还，免官为民。开耀元年（681），仁贵被起授瓜州长史，寻拜右领军将军，检校代州都督。

永淳元年（682），突厥阿史那元珍反唐，他率兵出击，突厥军闻薛仁贵复起为将，自行退走，被唐军趁势追击而溃败。后病卒。

〔原文〕

薛仁贵绛州龙门人。少贫贱，以田为业。将改葬其先，妻柳曰：“夫有高世之材，要须遇时乃发。今天子自征辽东，求猛将，此难得之时，君盍图功名以自显？富贵还乡，葬未晚。”仁贵乃往见将军张士贵应募。

至安地，会郎将刘君印为贼所围，仁贵驰救之，斩贼将，系首马鞍，贼皆慑伏，由是知名。王师攻安市城，高丽莫离支遣将高延寿等率兵二十万拒战，倚山结屯，太宗命诸将分击之。仁贵恃骁悍，欲立奇功，乃着白衣白标显，持戟，腰鞬两功，呼而驰，所向披靡；军乘之，贼遂奔溃。帝望见，遣使驰问：“先锋白衣者谁？”曰：“薛仁贵。”帝召见，嗟异，赐金帛、口马甚众，授游击将军、云泉府果毅，令北门长上。师还，帝谓曰：“朕旧将皆老，欲擢骁勇，付阃外事，莫如卿者。朕不喜得辽东，喜得虓将。”迁右领军中郎将。高宗幸万年宫，山水暴至，夜突玄武门，宿卫皆散走。仁贵曰：“当天子缓急，安可惧死？”遂登门大呼，以警宫内，帝遽出乘高。俄而，水入帝寝。帝曰：“赖卿以免，始知有忠臣也。”赐以御马。

显庆三年，诏副程名振经略辽东，破高丽于贵端城，斩首二千级。明年，与梁建方、契苾何力，遇高丽大将温沙多门，战横山。仁贵独驰入，所射皆应弦仆。又战石城，有善射者，杀官军十余人。仁贵怒，单骑突击，贼弓矢俱废，遂生禽之。俄与辛文陵破契丹于黑山，执其王阿卜固献东都。拜左武卫将军，封河东县男。

诏副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总管。将行，宴内殿，帝曰：“古善射有穿七札者，卿试以五甲射焉。”仁贵一发洞贯，帝大惊，更取坚甲赐之。时九姓众十余万，令骁骑数十来挑战，仁贵发三矢，辄杀三人，于是虏气慑，皆降仁贵。虑为后患，悉坑之。转讨磧北余众，禽伪叶护兄弟三人以归。军中歌曰：“将军三箭定天山，壮士长歌入汉关。”九姓遂衰。

乾封初，高丽泉男生内附，遣将军庞同善、高侃往慰纳，弟男建率国人拒弗纳，乃诏仁贵率师援送同善。至新城，夜为虏袭，仁贵击之，斩数百级。同善进次金山，虬虏不敢前，高丽乘胜进，仁贵击虏断为二，众即溃，斩馘五千，拔南苏、木底、苍岩三城，遂会男生军。手诏劳勉。仁贵负锐，提卒二千进攻扶余城，诸将以兵寡劝止，仁贵曰：“在善用，不在众。”身帅士，遇贼辄破，杀万余人，拔其城。因旁海略地，与李勣军合。扶余既降，它四十六城相率送款，威震辽海。有诏仁贵率兵二万与刘仁轨镇平壤，拜本卫大将军，封平阳郡公，检校安东都护，移治新城。抚孤存老，检制盗贼，随材任职，褒崇节义，高丽士众，皆欣然忘亡。

咸亨元年，吐蕃人寇，命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，率将军阿史、那道真、郭待封击之，以援吐谷浑。待封尝为鄯城镇守，与仁贵等夷，及是，耻居其下，颇为节度。初，军次大非川，将趋乌海，仁贵曰：“乌海地险而瘴，吾入死地，可谓危道，然速则有功，迟则败。今大非岭宽平，可置二栅，悉内輜重，留万人守之，吾倍道掩贼不整，灭之矣。”乃约賫，至河口，遇贼破之，多所杀掠，获牛羊万计。进至乌海城，以待后援。待封初不从，领輜重踵进，吐蕃率众二十万邀击取之，粮仗尽没。待封保险，仁贵退军大非川。吐蕃益兵四十万来战，王师大败。仁贵与吐蕃将论钦陵约和，乃得还，吐谷浑遂没。有诏原死，除名为庶人。

未几，高丽余众叛，起为鸡林道总管。复坐事贬象州。会赦还，帝思其功，乃召见曰：“畴岁万年宫，微卿，我且为鱼。前日殄九姓，破高丽，尔功居多。人有言，向在乌海城下纵虏不击，以至失利，此朕所恨而疑也。今辽西不宁，瓜、沙路绝，卿安得高枕不为朕指麾邪？”于是拜瓜州长史、右领军卫将军、检校代州都督，率兵击突厥元珍于云州。突厥问曰：“唐将为谁？”曰：“薛仁贵。”突厥曰：“吾闻薛将军流象州死矣，安得复生？”仁贵脱兜鍪见之，突厥相视失色，下马罗拜，稍稍遁去。仁贵因进击，大破之，斩首万级，获生口三万，牛马称是。

永淳二年，卒，年七十。赠左骁卫大将军、幽州都督，官给舆，护丧还乡里。

徐彦伯

徐彦伯(?—714)，唐兖州瑕丘(今山东兖州)人，名洪，以字显。少能为文，对策高第。武后时，为蒲州司兵参军、迁给事中、宗正卿，预修《三教珠英》。时司户韦瓘善判，司士李亘工书，而彦伯属辞，时称河东三绝。中宗时，为太常少卿，兼修国史，预修《武后实录》。历卫州刺史、工部侍郎、太子宾客。以善政闻。曾感慨当时被酷吏构陷者甚众，著《枢机论》，教人以慎言避祸。

〔原文〕

徐彦伯，兖州瑕丘人，名洪，以字显。七岁能为文。结庐太行山下，薛元超安抚河北，表其贤，对策高第。调永寿尉、蒲州司兵参军。时司户韦瓘善判，司士李亘工书，而彦伯属辞，时称“河东三绝”。迁职方员外郎，奉迎中宗房州，进给事中。武后撰《三教珠英》，取文辞士，皆天下选，而彦伯、李峤居首。迁宗正卿，出为齐州刺史。帝复位，改太常少卿。以修《武后实录》劳，封高平县子。为卫州刺史，政善状，玺书嘉劳。移蒲州，以近儿，会郊祭，上《南郊赋》一篇，辞致典缛，擢修文馆学士、工部侍郎。历太子宾客。以疾乞骸骨，许之。开元二年卒。

彦伯事寡嫂谨，抚诸侄同己姓。秉笔累朝，后来翕然慕仿。晚为文稍强涩，然当时不及也。

始，武后时，大狱兴，王公卿士以语言为酷吏所引，死徙不可计。彦伯著《枢机论》，以谓：“言者，德之柄，行之主，志之端，身之文也。君子之枢机，动则物应，得失之见也。可以济身，亦以覆身，否泰荣辱一系之。能审思而应，精虑而动，择其交以后谈，则悔吝何由而生？怨恶何由而至，如此乃可以言也。”以为戒世云。

狄仁杰

狄仁杰（630—700），字怀英，并州太原（今属山西）人。仪凤中，为大理丞，断狱无冤诉者，擢侍御史。累迁度支郎中。出为宁州刺史，有善政。征为冬官侍郎，充江南巡抚使。转文昌右丞，又出为豫州刺史。以人诬奏，左授复州刺史，徙洛州司马。天授二年，拜地官侍郎、判尚书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

长寿元年，仁杰遭来俊臣诬构下狱。贬彭泽令。万岁通天元年，起用为魏州刺史，转幽州都督。神功元年，入为鸾台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寻拜纳言，兼右肃政台御史大夫。时武承嗣、武三思营求为太子，他劝武则天复立废帝中宗为太子。旋又任河北道行军副元帅，率军十万追击突厥兵。后入为内史，上疏谏阻武则天造大佛像。三年卒，赠文昌右相，谥曰文惠。睿宗时追封梁国公，世称狄梁公。狄仁杰以知人著称，所荐引的桓彦范、敬晖、姚崇、张柬之等，均为当时名臣。

〔原文〕

狄仁杰字怀英，并州太原人。为儿时，门人有被害者，吏就诘，众争辨对，仁杰诵书不置。吏让之，答曰：“黄卷中方与圣贤对，何暇偶俗吏话耶？”举明经，调汴州参军。为吏诬诉，黜陟，使阎立本召讯，异其才，谢曰：“仲尼称‘观过知仁’，君可谓沧海遗珠矣。”荐授并州法曹参军。亲在河阳，仁杰登太行山，反顾，见白云孤飞，谓左右曰：“吾亲舍其下，”瞻怅久之，云移乃得去。

稍迁大理丞，岁中断久狱万七千人，时称平恕。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、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坐误斧昭陵柏，罪当免，高宗诏诛之。仁杰奏不应死，帝怒曰：“是使我为不孝子，必杀之。”仁杰曰：“汉有盗高庙玉环，文帝欲当之族，张释之廷诤曰：‘假令取长陵一抔土，何以加其法？’于是罪止弃市。陛下之法在象魏，固有差等。犯不至死而致之死，何哉？今误伐一柏，杀二臣，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？”帝意解，遂免死。数日，授侍御史。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宠自肆，仁杰劾奏其恶，有诏原之。仁杰曰：“朝廷借乏贤，如本立者不鲜，陛下惜有罪，亏成法，奈何？臣愿先斥，为群臣戒。”本立抵罪。由是朝廷肃然。

迁度支郎中。出为宁州刺史，抚和戎落，得其欢心，郡人勒碑以颂。人拜冬官侍郎、持节江南巡抚使。吴、楚俗多淫祠，仁杰一禁止，凡毁千七百房，止留夏禹、吴太伯、季札、伍员四祠而已。转文昌右丞，出豫州刺史。

天授二年，以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武后谓曰：“卿在汝南有善政，然有僭卿者，欲知之乎？”谢曰：“陛下以为过，臣当改之；以为无过，臣之幸也。僭者乃

不愿知。”后叹其长者。俄转幽州都督，赐紫袍、龟、带，后自制金字十二于袍，以旌其忠。召拜鸾台侍郎，复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

张易之尝从容问自安计，仁杰曰：“惟劝迎庐陵王可以免祸。”会后欲以武三思为太子，以问宰相，众莫敢对。仁杰曰：“臣观天人未厌唐德。比匈奴犯边，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于市，逾月不及千人。庐陵王代之，不浹日，辄五万。今欲继统，非庐陵王莫可。”后怒，罢议。久之，召谓曰：“朕数梦双陆不胜，何也？”于是仁杰与王方庆俱在，二人同辞对曰：“双陆不胜，无子也。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。且太子，天下本，本一摇，天下危矣！文皇帝身蹈锋镝，勤劳而有天下，传之子孙。先帝寝疾，诏陛下监国。陛下掩神器而取之，十有余年，又欲以三思为后，且姑侄与子母孰亲？陛下立庐陵王，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；三思立，庙不祔姑。”后感悟，即日遣徐彦伯迎庐陵王于房州。王至，后匿王帐中，召见仁杰语庐陵事。仁杰敷请切至，涕下不能止。后乃使王出，曰：“还尔太子。”仁杰降拜顿首，曰：“太子归，未有知者，人言纷纷，何所信？”后然之，更令太子舍龙门，具礼迎还，中外大悦。初，吉頊、李昭德数请还太子，而后意不回，唯仁杰每以母子天性为言，后虽忤忍，不能无感，故卒复唐嗣。寻拜纳言，兼右肃政御史大夫。

圣历三年卒，年七十一，赠文昌右相。

桓彦范

桓彦范（653—706），唐大臣，字士则，润州曲阿（今江苏丹阳）人。桓彦范性慷慨俊爽，少以门荫调补右翊卫。圣历初，累除司卫寺主簿。寻为狄仁杰所荐，擢授监察御史，历左司员外郎，进凤阁舍人。长安三年，迁御史中丞。四年，转司刑少卿。神龙元年（705），彦范与敬晖、李湛、杨炎琰等人率羽林兵诛张易之、张昌宗，逼武则天退位，迎中宗复位，以功拜侍中，封谯郡公。同年五月，为武三思所谗毁，加特进，令罢政事，寻出为涪州刺史。二年，转亳州刺史。复为武三思所诬构，贬为泷州司马，再长流瀼州（今广西上恩西南）。途中为周利贞矫制所杀，年五十四。睿宗时，追复官爵，谥曰忠烈。

〔原文〕

桓彦范，字士则，润州丹杨人。以门荫调右翊卫，迁司卫主簿。狄仁杰曰：“君之才，当自光大，毋恤于初。”厚为礼。寻擢监察御史，迁累中丞。

长安中，为司刑少卿。张昌宗引妖人迎占，言计不轨。宋璟请穷治其奸，武后以昌宗尝自归，不许。彦范谏曰：“昌宗谬横恩，苞祸心，亿测天命，皇神降怒，自罹其咎。推原厥情，盖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，未败则候时为逆。此凶诡之臣，营惑圣心。既自归露，而尚与妖人祈福禳解，则果于必成，初无悔意。今有宥之，诚恐昌宗自谓应运，天下浩然从之。父在，子称尊为逆子；君在，臣图位为逆臣。逆而不诛，社稷惧亡。请付三司考治。”不纳。时内史李峤等屡奏：“往为酷吏破家者，请皆宥雪。”依违未从。彦范复上言：“自文明后得罪，惟扬、豫、博三州不免，它可悉赦。”疏十上，卒见听。尝曰：“大理，人命所县，不可便辞诡合以免。”

张柬之将诛易之等，引与定策。于是，以彦范、敬晖为左、右羽林将军，属以禁兵。时中宗每北门起居，因得谒陈秘计。神龙元年正月，彦范、晖率羽林兵与将军李湛、李多祚、杨元琰、薛思行等千骑五百人讨贼。令湛、多祚就东宫迎中宗至玄武门，彦范等斩关入，士皆鼓噪，时武后处迎仙宫之集仙殿，斩易之等庑下。后闻变而起，见中宗曰：“乃汝耶？竖子诛，可还宫。”彦范进曰：“太子今不可以归！往天皇弃群臣，以爱子托陛下。今久居东宫，群臣思天皇之德，不血刃，清内难，此天意人事归李氏。臣等谨奉天意，惟陛下传位，万世不绝，天下之幸。”后乃卧，不复言。明日，中宗复位，以彦范为侍中，封谯郡公，赐实封五百户。

上书戒帝曰：

《诗》以《关雎》为始，言后妃者人伦之本，治乱之端也。故舜之兴以皇、英，而周之兴以任、姒。桀奔南巢，祸阶末嬉；鲁桓灭国，惑始齐姜。伏见陛下临朝视

政，皇后必施帷殿上，预闻政事。臣愚谓古王者谋及妇人，皆破国亡身，倾轸继路。且以阴乘阳，违天也；以妇凌夫，违人也。违天不祥，违人不义。故《书》曰：“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”。《易》曰：“无攸遂，在中馈。”言妇人不得预外政也。伏愿上以社稷为重，令皇后无居正殿、干外朝，深居宫掖，修阴教以辅佐天子。

又道路籍籍，皆云胡僧慧范托浮屠法，诡惑后妃，出入禁奥，渎挠朝政。陛下尝轻骑微服，数幸其居，上下污慢，君臣亏替。臣谓兴化致治以康义国家者，繇进善而弃恶。孔子曰：“执左道以乱政者杀，假鬼神以危人者杀。”今慧范乱政危人者也，不急诛，且有变。除恶务本，愿早裁之。

帝孱昏，徇左右，不能有所省纳。

俄墨敕以方士郑普思为秘书监，叶静能为国子祭酒。彦范执不可，帝曰：“要已用之，不可止。”彦范曰：“陛下始复位，制诏：‘军国皆用贞观故事。’贞观时，以魏徵、虞世南、颜师古为监，以孔颖达为祭酒，如普思等方伎猥下，安足继踪前烈。臣恐物议谓陛下官不择才，以天秩加私爱。”不从。

时，武三思以迁太后衔恚，虑不利诸武，而韦后雅为帝宠畏，且三思与烝乱，由是朋谗奇中。未几，罢彦范等政事。五月，加特进，封扶阳郡王，赐姓韦，同后属籍，锡金银、锦绣，皆以铁券恕十死，令朝朔望。寻出为洛州刺史，改濠州。王同皎谋诛三思，事泄，三思诬彦范等同逆，阴令许州司功参军郑愔上变。乃贬彦范洺州司马，敬晖崖州司马，袁恕己宾州司马，崔玄暉白州司马，张柬之新州司马，悉夺勋封。三思又疏韦后隐秽，榜于道，请废之。帝震怒，三思猥曰：“此殆彦范辈为之。”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鞠状，物色其人。承嘉即奏：“彦范、晖、柬之、恕己、玄暉暴讪摇变，内托废后，而实危君。人臣无将，当伏诛。”诏有司议罪。大理丞李朝隐执奏：“彦范等未讯即诛，恐为仇家诬蔑，请遣御史按实。”卿裴谈请即诛斩，家籍没。帝业尝许以不死，遂流瀼州，禁锢终身，子弟年十六以上谪徙岭外。擢承嘉金紫光禄大夫、襄武郡公，后又赐彩五百段、锦被一。进谈刑部尚书，而贬朝隐。三思又讽节愍太子请夷彦范等三族，帝不从。三思虑五人者且复用，乃纳崔湜计，遣周利贞矫制杀之。利贞至贵州，逢彦范，即缚曳竹槎上，肉尽，杖杀之，年五十四。

睿宗即位，彦范等并追复官爵，赐实封二百户，还其子孙，谥曰忠烈。开元六年，诏与晖、玄暉、柬之、恕己勤劳王家，皆配享中宗庙庭。建中三年，复赠彦范为司徒，晖太尉，玄暉太子太师，柬之司徒，恕己太子太傅。

彦范工属文，然不甚喜观书，所志惟忠孝大略。居若不能言，及议论帝前，虽被诘让，而安辞定色，辨争愈切。

诛二张也，柬之勒兵景运门，将遂夷诸武。洛州长史薛季昶劝曰：“二凶虽诛，产、禄犹在，请除之。”会日暮事遽，彦范不欲广杀，因曰：“三思机上肉尔，留为天子藉手。”季昶叹曰：“吾无死所矣！”俄而三思窃人宫，因韦后反盗朝权。同功者叹曰：“死我者，桓君也。”彦范亦曰：“主上昔为英王，故吾留武氏使自诛定。今大事已去，得非天乎！”初，将起事，告其母。母曰：“忠孝不并立，义先国家可也。”

御史李福业者，尝与彦范谋，及被杀，福业亦流番禺。后亡匿吉州参军敬元礼

家，吏捕得，元礼俱坐死。福业将刑，谢元礼曰：“子有亲，吾甚愧恨。”元礼曰：“公穷而归我，我得已乎？”见者伤之。

时，监察御史卢袭秀亦坐与桓、敬善，为冉祖雍所按，不屈。或报曰：“南使至，桓、敬已死。”袭秀泫然。祖雍怒曰：“彦范等负国，君乃流涕。且君下狱，诸弟皆纵酒无忧色，何邪？”对曰：“我何负哉？正坐与彦范善耳。今尽杀诸弟则已，如独杀袭秀，恐公不得高枕而眠！”祖雍色动，握其手曰：“当活公。”遂得不坐。

姚 崇

姚崇（651—721），唐代开元初名相。本名元崇，字元之，至开元时，避帝号更名崇。陕州硤石（今河南陕县）人。姚崇举下笔成章科，授濮州司仓参军，入为司刑丞。天授中，历夏官（官部）员外郎、郎中、侍郎。圣历三年，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迁凤阁侍郎。长安元年，崇以母老乞养，拜相王府长史，罢知政事。旋改春官尚书。为张易之所潜改司仆卿，知政事如故，充灵武道大总管。中宗时，崇出为亳州刺史，转常州刺史。睿宗即位，召拜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寻迁中书令。

因奏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洛阳，被贬为申州刺史，转扬州长史、淮南按察使。俄除同州刺史。先天二年，召为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迁紫微令，封梁国公。世称“狄梁公”。开元四年，崇以开府仪同三司罢知政事。九年卒，年七十一（两《唐书》本传作七十二）。谥曰文贞（两唐书本传曰文献）。

〔原文〕

姚崇，字元之，陕州硤石人。父懿，字善懿，贞观中，为嵩州都督，赠幽州大都督，谥文献。

崇少倜傥，尚气节，长乃好学。仕为孝敬挽郎，举下笔成章，授濮州司仓参军。五迁夏官郎中，契丹扰河北，兵檄丛进，崇奏决若流，武后贤之，即拜侍郎。后尝语左右：“往周兴、来俊臣等数治诏狱，朝臣相逮引，一切承反。朕意其枉，更畀近臣临问，皆得其手牒不冤，朕无所疑，即可其奏。自俊臣等诛，遂无反者，然则向论死得无冤邪？”崇曰：“自垂拱后，被告者类自诬。当是时，以告言为功，故天下号曰‘罗织’，甚于汉之钩党。虽陛下使近臣覆讯，彼尚不自保，敢一摇手以悖酷吏意哉！且被问不承，则重罹其惨，如张虔勖、李安静等皆是也。今赖天之灵，发寤陛下，凶竖歼夷，朝廷义安，臣以一门百口保内外官无复反者。陛下以告牒置弗推，后若反有端，臣请坐知而不告。”后悦曰：“前宰相务顺可，陷我为淫刑主，闻公之言，乃得朕心。”赐银千两。

圣历三年，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迁凤阁侍郎，俄兼相王府长史，以母老纳政归侍，乃诏以相王府长史侍疾，月余，复兼夏官尚书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崇建言：“臣事相王，而夏官本兵，臣非惜死，恐不益王。”乃诏改春官。张易之私有请于崇，崇不纳，易之潜于后，降司仆卿，犹同凤阁鸾台三品，出为灵武道大总管。

张柬之等谋杀二张，崇适自屯所还，遂参计议。以功封梁县侯，实封二百户。后迁上阳宫，中宗率百官起居，王公更相庆，崇独流涕。柬之等曰：“今岂涕泣时邪？”

恐公祸由此始。”崇曰：“比与讨逆，不足以语功，然事天后久，违旧主而泣，人臣终节也，由此获罪甘心焉。”俄为亳州刺史。后五王被害，而崇独免。历宋、常、越、许四州。睿宗立，拜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进中书令。

玄宗在东宫，太平公主干政，宋王成器等分典闲厩、禁兵。崇与宋璟建请主就东都，出诸王为刺史，以壹人心。帝以谓主，主怒。太子惧，上疏以崇等甚间王室，请加罪，贬为申州刺史。移徐、潞二州，迁扬州长史。政条简肃，人为纪德于碑。徙同州刺史。

先天二年，玄宗讲武新丰。故事，天子行幸，牧守在三百里者，得诣行在。时帝亦密召崇，崇至，帝方猎渭滨，即召见，帝曰：“公知猎乎？”对曰：“少所习也。臣年二十，居广成泽，以呼鹰逐兽为乐。张憬藏谓臣当位王佐，无自弃，故折节读书，遂待罪将相。然少为猎师，老而犹能。”帝悦，与俱驰逐，缓速如旨，帝欢甚。既罢，乃咨天下事，衮衮不知倦。帝曰：“卿宜遂相朕。”崇知帝大度，锐于治，乃先设事以坚帝意，即阳不谢，帝怪之。崇因跪奏：“臣愿以十事闻，陛下度不可行，臣敢辞。”帝曰：“试为朕言之。”崇曰：“垂拱以来，以峻法绳下；臣愿政先仁恕，可乎？朝廷覆师青海，未有牵复之悔；臣愿不幸边功，可乎？比来壬佞冒触宪网，皆得以宠自解；臣愿法行自近，可乎？后氏临朝，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；臣愿宦竖不与政，可乎？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，公卿方镇寝亦为之；臣愿租赋外一绝之，可乎？外戚贵主更相用事，班序荒杂；臣请戚属不任台省，可乎？先朝褻狎大臣，亏君臣之严；臣愿陛下接之以礼，可乎？燕钦融、韦月将以忠被罪，自是谗臣沮折；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，犯忌讳，可乎？武后造福先寺，上皇造金仙、玉真二观，费巨百万；臣请绝道佛营造，可乎？汉以禄、莽、阎、梁乱天下，国家为甚；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，可乎？”帝曰：“朕能行之。”崇乃顿首谢。翌日，拜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封梁国公。迁紫微令。固辞实封，乃停旧食，赐新封百户。

中宗时，近戚奏度僧尼，温户强丁因避赋役。至是，崇建言：“佛不在外，悟之于心。行事利益，使苍生安稳，是谓佛理。乌用奸人以汨真教？”帝善之，诏天下汰僧伪滥，发而农者余万二千人。

崇尝于帝前序次郎吏，帝左右顾，不主其语。崇惧，再三言之，卒不答，崇趋出。内侍高力士曰：“陛下新即位，宜与大臣裁可否。今崇亟言，陛下不应，非虚怀纳海者。”帝曰：“我任崇以政，大事吾当与决，至用郎吏，崇顾不能而重烦我邪？”崇闻乃安。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。

开元四年，山东大蝗，民祭且拜，坐视食苗不敢捕。崇奏：“《诗》云：‘秉彼蠹贼，付畀炎火。’汉光武诏曰：‘勉顺时政，劝督农桑。去彼螟蜥，以及蠹贼。’此除蝗谊也。且蝗畏人易驱，又田皆有主，使自救其地，必不惮勤。请夜设火，坎其旁，且焚且蹙，蝗乃可尽。古有讨除不胜者，特人不用命耳。”乃出御史为捕蝗使，分道杀蝗。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：“除天灾者当以德，昔刘聪除蝗不克而害愈甚。”拒御史不应命。崇移书消之曰：“聪伪主，德不胜祚，今祚不胜德。古者良守，蝗避其境，谓修德可免，彼将无德致然乎？今坐视食苗、忍而不救，因以无年，刺史其谓何？”

若水惧，乃纵捕，得蝗十四万石。时议者喧哗，帝疑，复以问崇，对曰：“庸儒泥文不知变。事固有违经而合道，反道而适权者。昔魏世山东蝗，小忍不除，至人相食；后秦有蝗，草木皆尽，牛马至相啖毛。今飞蝗所在充满，加复蕃息。且河南、河北家无宿藏，一不获则流离，安危系之。且讨蝗纵不能尽，不愈于养以遗患乎？”帝然之。黄门监卢怀慎曰：“凡天灾安可以人力制也！且杀虫多，必戾和气。愿公思之。”崇曰：“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，叔敖断蛇福乃降。今蝗幸可驱，若纵之，谷且尽，如百姓何？杀虫救人，祸归于崇，不以诿公也！”蝗害乞息。

于是，帝方躬万机，朝夕询逮，它宰相畏帝威决，皆谦惮，唯独崇佐裁决，故得专任。崇第除僻，因近舍客庐。会怀慎卒，崇病瘖移告，凡大政事，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。乾曜所奏善，帝则曰：“是必崇画之。”有不合，则曰：“胡不问崇？”乾曜谢其未也，乃已。帝欲崇自近，诏徙寓四方馆，日遣问食饮起居，高医、尚食踵道。崇以馆局华大，不敢居。帝使语崇曰：“恨不处禁中，此何避？”久之，紫微史赵海受夷人赂，当死。崇素亲倚，署奏营减，帝不悦。时曲赦京师，惟海不原。崇惶惧，上还宰政，引宋璟自代，乃以开府仪同三司罢政事。

帝将幸东都，而太庙屋自坏，帝问宰相，宋璟、苏颋同对曰：“三年之丧未终，不可以行幸。坏压之变，天所以示教戒，陛下宜停东巡，修德以答至谴。”帝以问崇，对曰：“臣闻隋取苻坚故殿以营庙，而唐因之。且山有朽壤乃崩，况木积年而木自当蠹乎。但坏与行会，不缘行而坏。且陛下以关中无年，输饷告劳，因以幸东都，所以为人不为己也。百司已戒，供拟既具，请车驾如行期。旧庙难复完，盍奉神主舍太极殿？更作新庙，申诚奉，大孝之德也。”帝曰：“卿言正契朕意。”赐绢二百匹，诏所司如崇言，天子遂东。因诏五日一参，人阁供奉。

八年，授太子少保，以疾不拜。明年卒，年七十二。赠扬州大都督，谥曰文献。十七年，追赠太子太保。

崇析资产，令诸子各有定分。治令曰：

比见达宦之裔多贫困，至铢尺是竞，无论曲直，均受嗤诋。田宅水碓既共有之，至相推倚以顿废。陆贾、石苞，古达者也，亦先有定分以绝后争。

昔杨震、赵咨、卢植、张奂咸以薄葬，知真识去身，贵速朽耳。夫厚葬之家流于俗，以奢靡为孝，令死者戮尸暴骸，可不痛哉！死者无知，自同粪土，岂烦奢葬；使其有知，神不在柩，何用破货徇侈乎？吾亡，敛以常服，四时衣各一称。性不喜冠衣，毋以人慕。紫衣玉带，足便于体。

今之佛经，罗什所译，姚兴与之对翻，而兴命不延，国亦随灭。梁武帝身为寺奴，齐胡太后以六宫入道，皆亡国殄家。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，太平公主、武三思等度人造寺，身婴夷戮，为天下笑。五帝之时，父不丧子，兄不哭弟，致仁寿，无凶短也。下逮三王，国祚延久，其臣则彭祖、老聃皆得长龄，此时无佛，岂抄经铸像力邪？缘死丧造经像，以为追福。夫死者生之常，古所不免，彼经与像何所施为？儿曹惧不得为此！

崇尤长吏道，处决无淹思。三为宰相，常兼兵部，故屯戍斥候、士马储械，无不

谄记。玄宗初立，宾礼大臣故老，雅尊遇崇，每见便殿，必为之兴，去辄临轩以送，它相莫如也。时承权威干政之后，纲纪大坏，先天末，宰相至十七人，台省要职不可数。崇常先有司罢冗职，修制度，择百官各当其材，请无广释道，无数移吏。繇是天子责成于下，而权归于上矣。

然资权满。如为同州，张说以素憾，讽赵彦昭劾崇。及当国，说惧，潜诣岐王申款。崇它日朝，众趋出，崇曳踵为有疾状，帝召问之，对曰：“臣损足。”曰：“无甚痛乎？”曰：“臣心有忧，痛不在足。”问以故，曰：“岐王陛下爱弟，张说辅臣，而密乘车出入王家，恐为所误，故忧之。”于是出说相州。魏知古，崇所引，及同列，稍轻之，出摄吏部尚书，知东都选，知古憾焉。时崇二子在洛，通宾客馈遗，凭旧请托。知古归，悉以闻。他日，帝召崇曰：“卿子才乎，皆安在？”崇揣知帝意，曰：“臣二子分司东都，其为人多欲而寡慎，是必尝以事干魏知古。”帝始以崇私其子，或为隐，微以言动之。及闻，乃大喜，问：“安从得之？”对曰：“知古，臣所荐也，臣子必谓其见德而请之。”帝于是爱崇不私而薄知古，欲斥之。崇曰：“臣子无状，挠陛下法，而逐知古，外必谓陛下私臣。”乃止，然卒罢为工部尚书。

崇始名元崇，以与突厥叱刺同名，武后时以字行；至开元世，避帝号，更以今名。三子：彝、异、弈，皆至卿、刺史。

宋 璟

宋璟(663—737),祖籍广平(今河北鸡泽),徙居邢州南和(今属河北)。少好学,工文辞。弱冠举进士,补上党县尉。累迁殿中侍御史,历天官员外郎、凤阁舍人、御史中丞,为武则天所信重。

宋璟居官耿直,不畏权贵,尤恨张昌宗、张易之乱政。神龙元年,为吏部侍郎,迁黄门侍郎。以本官检校贝州刺史,转杭州、相州刺史。景龙四年,拜洛州长史。睿宗即位,璟迁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贬楚州刺史,转魏、兖、冀三州刺史,入为国子祭酒、东都留守。开元初,任京兆尹,进御史大夫。坐事出为睦州刺史,徙广州都督。

开元四年,宋璟由刑部尚书迁吏部尚书兼黄门监,继姚崇为相,主张宽赋役,省刑罚,禁销恶钱,选拔人才。五年,改号侍中。八年,以开府仪同三司罢政事,封广平郡公。世称宋广平。十七年,拜尚书右丞相。二十年以年老乞休。二十五年卒,年七十五。谥曰文贞。

〔原文〕

宋璟,邢州南和人。耿介有大节,好学,工文辞。举进士中第,调上党尉,为临察御史,迁凤阁舍人。居官鲠正,武后高其才。张易之诬御史大夫魏元忠,有不臣语,引张说为验,将廷辩,说惶遽,璟谓说曰:“名义至重,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。缘此受谪,芬香多矣。若不测者,吾且叩阁救,将与子偕死。”说感其言,以实对,元忠免死。璟后迁左台御史中丞。璟神龙初,为吏部侍郎。中宗嘉其直,令兼谏议大夫、内供奉,仗下与言得失。迁黄门侍郎。武三思怙宠,数有请子璟。

厉答曰:“今复子明辟,王宜以侯就第,安得尚干朝政,独不见产、禄事乎?”后韦月将告三思乱官掖,三思讽有司论大逆不道。帝诏殊死,璟请付狱按罪,帝怒,岸巾出侧门,谓璟曰:“朕谓已诛矣,尚何请?”璟曰:“人言后私三思,陛下不问即斩之,臣恐有窃议者,请按而后刑。”帝愈怒,璟曰:“请先诛臣,不然,终不奉诏。”帝乃流月将岭南。会还京师,诏璟权检校并州长史,未行,又检校贝州刺史。时河北水,岁大饥。三思使敛封租,璟拒不与,故为所挤。历杭、相二州,政清毅,吏下无敢犯者。迁洛州长史。睿宗立,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玄宗在东宫,兼右庶子。

玄宗开元初,以雍州为京兆府,复为尹。进御史大夫,坐小累为睦州刺史,徙广州都督。召拜刑部尚书。四年,迁吏部兼侍中,累封广平郡公。

十七年,为尚书右丞相,而张说为左丞相,源乾曜为太子少傅,同日拜。二十年,请致仕,许之,仍赐全禄。退居洛。二十五年卒,年七十五,赠太尉。璟风度凝远,人莫涯其量。始,自广州入朝,帝遣内侍杨思勳驿迓之,未尝交一言。思勳自以将军贵幸,诉之帝,帝益嗟重。璟为宰相,务清政刑,使官人皆任职。

魏知古

魏知古(647—715)，唐深州陆泽(今河北深县西南)人。乾封进士。长安中，累历凤阁舍人，卫尉少卿。睿宗即位，为黄门侍郎，兼修国史。睿宗为金仙、玉真二公主入道造观，逼夺民居，工役严促，数上书切谏。景云二年(711)，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先天初，进侍中，封梁国公。二年(713)，窦怀贞与太平公主谋废玄宗，他密奏其谋。次年，改任紫微令，旋知东都吏部选事，以称职闻。因与姚崇不协，罢为工部尚书。卒谥忠。

〔原文〕

魏知古，深州陆泽人。方直有雅才，擢进士第。以著作郎修国史，累迁卫尉少卿，检校相王府司马。神龙初，为吏部侍郎，以母丧解。服除，为晋州刺史。睿宗立，以故属拜黄门侍郎，兼修国史。

会造金仙、玉真观，虽盛夏，工程严促，知古谏曰：“臣闻‘古之君人，必时视人之所勤，人勤于力则功筑罕，人勤于财则贡赋少，人勤于食则百事废’。故曰‘不作无益害有益’。又曰‘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’。《礼》：‘季夏之月，树木方盛，无有斩伐，不可以兴土功。’此皆兴化立治、为政养人之本也。今为公主造观，将以树功祈福，而地皆百姓所宅，卒然迫逼，令其转徙，扶老携幼，剔椽发瓦，呼嗟道路。乖人事，违天时，起无用之作，崇不急之务，群心震摇，众口藉藉。陛下为人父母，欲何以安之？且国有简册，君举必记，言动之微，可不慎欤！愿下明诏，顺人欲，除功役，收之桑榆，其失不远。”不纳。复谏曰：“自陛下戡剪凶逆，保定大器，苍生颺颺，以谓朝有新政。今风教颓替日益甚，府藏空屈，人力劳敝，营作无涯，吏员寝增，诸司试补、员外、检校官已赢二千，太府之帛为殫，太仓之米不支。臣前请停金仙、玉真，讫亦未止。今前水后旱，五谷不立，繇兹向春，必甚饥馑，陛下欲何方以赈之？又突厥于中国为患自久，其人非可以礼义诚信约也。虽遣使请婚，恐豺狼之心，弱则顺伏，强则骄逆，月满骑肥，乘中国饥虚，讲亲际会，窥犯亭鄣，复何以防之？”帝嘉其直，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玄宗在春宫，又兼左庶子。

先天元年，为侍中。从猎渭川，献诗以讽，手制褒答，并赐物五十段。明年，封梁国公。窦怀贞等诡谋乱国，知古密发其奸，怀贞诛，赐封二百户，物五百段。玄宗恨前赏薄，手敕更加百户，旌其著节。是冬，诏知东都吏部选事，以称职闻，优诏赐衣一副。自是恩意尤渥，由黄门监改紫微令。与姚元崇不协，除工部尚书，罢政事。开元三年卒，年六十九。宋璟闻而叹曰：“叔向古遗直，子产古遗爱，兼之者其魏公

乎！”赠幽州都督，谥曰忠。

所荐洹水令吕太一、蒲州司功参军齐澣、右内率骑曹参军柳泽、密尉宋遥、左补阙袁晖、右补阙封希颜、伊阙尉陈希烈，后皆有闻于时。

文宗大和二年，求其曾孙处讷，授湘阳尉，与魏徵、裴冕后擢任之。